

陳黎專訪：圈集你流失的藍乳暈

文・張綺文、文・攝影／周子婷

越獄的日常

這是陳黎常來的「王記茶鋪」，詩集《朝／聖》後記中提及的「陸續發表新作之處」。是的，我也曾帶著崇仰的心情，造訪明星咖啡館，啜著炭燻酸的深味珈琲，配上軟綿脆的俄羅斯軟糖；也曾曠廢輕逸的午後，浮夢



「日光」燈於蔡明亮咖啡走廊、寶藏巖或紀州庵一隅。而在一個屬於母親的節日，成為聆聽詩人的「母親們」，在詩人的聖地「王記茶鋪」，暢飲詩與詩人。

尚未午飯的陳黎，為我們點了一壺甜紅茶，也為自己點餐，飯總要吃飽，「不然三餐併作兩餐，兩餐併作一餐，身體怎麼受得了」，終於知道，與這異質空間毫無扞格的詩人，朝氣蓬勃的原因。也許可作為一篇訪談的開頭，這也是我所感受到的詩人風格。恰逢母親節，先一步來到約會的地點，是我們的幸運，得以拉整衣服，稍作呼息，熟悉這作為約訪地點而言過於熱鬧的空間。

「其實與母親約好要來喝茶的」，詩人略帶歉意，「正好妳們打來，我剛剛在與母親通電話」忽然話鋒一轉，「但今天是母親節，今天妳們就是我的母親。」「彷彿得救」般的語氣讓我們面面相覷，大家瞬間升格，好笑不已。這是陳黎的體貼，我們彷彿吞了一顆安神丸，既得某種加持，怎能不傾神凝聽呢。

詩人亮出平板，那是晨間新構的詩作〈母親節給不節的母親們〉，猛然被詩題嚇到，讀第一遍霧裡看花。兩行一節，總共八節，語言俐索、清爽但不簡單。不節的母親們——你推敲詩中人是未婚媽媽，她們是社會眼裡認為不潔的一群，這些媽媽「無法登錄、進入母親節官網」，這些孩子「父不詳」。她們是怎麼成為媽媽的，也許是被男人拋棄，也許是意外，也許是借種生育，「洗了千萬次的手和身體」能不能為她們除掉標籤、還 DNA 輪轍如新？有的人獨自撫育孩子，半工半讀或努力工作，她們可能在懷孕後與家庭決裂、擱置學業，

擯棄原本的生活方式，無言而低微地、張羅生存的一切。那麼，站在孩子的立場呢？

更何況如果他們只是你的朝思暮想
或流失的夢想


不顧面子遊走於生存、生活與他人的善意之間的她們，需鍛鍊無比柔韌的自尊心，跟這樣的母親一起活下去的孩子，內心果然也無法毫不糾結。那麼在他人眼中，這善意的眼神或施予是尊敬還是憐憫？

康乃馨貼圖只發給衛生、得冠的母親
瑪麗亞、瑪麗亞亞們永遠屈居第二

饒富興味的結尾，得冠而名符其實的母親（但誰知家的內部是否名符其實？），瑪麗「亞」、瑪麗「亞」「亞」們，這些女孩走在路上可能和妳我沒有分別，卻是不為人知、數目龐大的一群，她們過著次級的生活，落後的落後，她們的小孩可能遭受欺負，或重蹈覆轍。於是揭示了不節的母親們不是不願過節，而是背負「不潔」的標籤而不過節。

傷病與妖冶

聆聽詩人的生死經驗，恍如鼓樂敲打，談到《妖／冶》創作過程，2011年第六屆「太平洋詩歌節」落幕後次日，陳黎的右手、右背突然劇痛；某日開電腦，右手移動滑鼠，食指有如電觸，前四根手指麻痛，第四指尤烈，終於知道被「腕隧道症候群」，也就是俗稱的滑鼠手所纏身。從小到大未經歷大病痛，「對生老病死婚喪喜慶無感的我，在兩三個月裡看了兩百次醫生」，亟待好轉的心理，藥物導致的躁鬱、沮喪，每日循著「晨間藍」（晨間憂鬱，morning blue）而起。陳黎說：「這次要修理什麼不知道。」這樣的經驗我略能知解，筆者長年與「纖維肌痛症」和「重鬱症」共處，需依三餐服用千憂解、利瑞卡和視病情消長增配的抗躁、助眠、胃腸等藥物，嚴重時須打嗎啡。但藥物是沒有彈性、不喜商量的鐵板，生病身之苦大抵來自心的不受控。

 《易經》「困卦」的第一爻爻辭是這麼說的：「初六，臀困于株木，入于幽谷，三歲不覿（相見）。」初六以陰柔處在「困卦」最下，株木是沒有枝葉的木，弄斧之後遺下的樹墩。困於株木之下，無所蔭庇，而且還入於幽谷，簡直匱乏到了極點。「困卦」大象辭：「澤无水，困，君子

以致命遂志。」人在困的時候應如何自處？陳黎有詩「『人』的自拍」，人的自拍是什麼，不就是囚，古今皆囚，古今皆困。那困是什麼？不就是人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一框畫圖，一記「愛的曝光」（愛のむきだし）嗎？醫師作家兼好友的莊裕安要詩人不妨將《馬太受難曲》的「受難」（passion）化轉為「激情／熱情」，另一種 passion。大象：「君子以致命遂志。」「致命」就是豁出生命——豁出困迫，豁出幽暗不能明，頑強的「生」如蒺藜般穿過「死」汨汨而來，以藝術的生命兌現一己之夙願。同時也在暗示我們，障礙橫陳之時，若是無力走出，你能做的就是困頓之中等待。

思及莊裕安的鼓勵，陳黎從書櫃中找出中文版聖經，援引新約馬太福音第八頁的字詞「圈」出一首八行的詩，此即《妖／冶》第一輯〈四首根據馬太福音的受難／激情詩〉的第一首。陳黎稱之為「再生詩」。「《妖／冶》前八輯的詩雖也是圈前人或自己既有之作再生成新詩，但卻並非依序串成，而是重新組合而成。這些詩一方面是『半自動寫作』，一方面也是受到節制、規範的一種格律詩」，他規定自己「只能從某頁或某幾頁中圈選一些字重組成一首詩」。想像詞語也有「結界」，臂和筆的交接處被模糊，嶙峋突起的脈絡，傾訴著一種憤怒，散落的菸蒂、火柴棒、碎紙片……一一撿拾冶煉之，冶妖冶之野，「與群妖諸痛共舞，在紙上舉行我一人之文字轟趴／home party」。它們訴說著什麼語言？融合也是分裂，制約亦是破格。

關於現代詩的格律問題，正因它無意聽從明確的輪廓，而使其極具包容性。但格與破格，變與不變，詩人因手痛而致憂鬱，而致喪失創作的「工具」，桀敖不馴（桀敖皆為傑傲去掉亻字邊）、桀驚不馴（兩字取其下部是「木馬」）毫無疑問是他所倚恃的特質，



半身不遂的木馬成為旋轉木馬，只能以圈限為發現，詩人可愛地補充道：「上天派我來為這個字拉近關係啦」。插科打諢的陳黎提及此事卻難掩懼色，他說：「不要去回想，回想還蠻浪費時間的，回想就會大量的哭、大量的難過，那根本是耗損，完全沒用。」「當沒辦法力求完美時，只能跟不完美共舞，在這方面我也是蠻無知的。」因著身心的炸裂與再生，詩人看待生死比以往更不計較，也開始更多的參與，珍惜自己擁有的生命氣息、腦袋仍在轉動。

閱讀那時期藉著「圈字」前輩、同輩、後輩、古詩、聖經、化學元素表中的字而成「新」詩，以至於他後來的詩作愈加以「囿限」為嘗試。因而我相信詩乃至文學作品，可以偏向口語的韻律，也可以偏向音樂的韻律，這可能有一點極性（polarity）的概念，一種音節用到極致就會衰亡，既然文學作品或藝術品能夠轉譯意象使人們得以解讀，它一定有內在的規律或依循，使其完備、可辯證，成為有機的整體。我們彷彿坐上「小小的航行器」（little craft），跟著陳黎回到他生病那年，彷彿親歷詩人的掙扎、沮喪，詩人如何「致命遂志」，鍛鍊「小小的技藝」（craft），如同那首〈晨間藍〉：

在黑夜的白與白日的黑之間

你慈悲地給我晨間的藍

輾轉不可得的你的藍內衣

隨風揚起的你的藍髮帶

.....

你是一隻藍色的羊

反覆奔跑於夢的邊境

用藍色、多毛的陰影抵觸我的思想

壓迫我的呼吸

讓我渴望你的藍眼圈

讓我期盼你的藍舌頭

.....

在一吞一吐間迸裂的藍海浪

讓我在潮退的沙灘

撿拾你遺落的藍項鍊

圈集你流失的藍乳暈

.....

不被色彩綁住的流動，光的航線，曾經耽溺於生命的液體，遊訪在輕而挺的詩的香氣之間，流過耳、眼、心的縫隙，繼續它回家的路。陳黎說：「我當時獨立在人世間，用心的馬蹄鐵升起想要活下去的旗幟。」

一百擊

筆者對法國新浪潮的初識來自楚浮（François Truffaut），《四百擊》（Les quatre cents coups, 1959）中那個偷海報的少年，眼下與陳黎心神彷彿：叛逆、誠懇、幽默。尚未出版的詩集《一百擊》中，開篇的〈藍色一百擊〉是一首在結

構、形色、音響、意義上皆可互相驅馳的作品。此詩分 100 節，從一字到百字逐節增加，節與節間——那一字之增，往往入魂，絕處逢生之感。如第 9 節到第 10 節：

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籃。
花蓮藍調動藍浪花灌籃。

藍浪花還是懶浪花？浪花藍還是浪花郎？懶浪花灌籃是怎麼個懶？「花蓮藍」落實在布疋上又是如何調動感官？出神的神，一時便秘而不宣。又如第 14 節到第 15 節：

美神裙下春光溢出籃外一覽無遺。
透明神棍失手落凡接二連三響亮海。

詩人色氣（色氣）裙下，春光是美神的裙底風光，神的棍子呆然而立，是驚蟄／驚執嗎「響」「亮」了海——視覺的聽覺的，神窺萬物，詩人得窺宇宙，代神發聲。「無形箜篌」「石破天驚」，詩人說我代李賀，詩發出香氣。因而我們發覺，原來寫物亦即寫人，箜篌聲聲入耳，暗香中我們為某詩「破身」。不難發現陳黎對詩藝的自許，通過與前輩詩人展開對話：

此刻跨年，一根黑色依稀在的灰髮連結了我的老、少年，而非二〇一六和七，一個老少年，一個停格的頑童，6 和 7，他的煙斗和手杖，我的左輪 6 和 7 首 7。

我們熟知紀弦蓄著短髭，煙斗、拐杖不離身的模樣，因而遙想一個老紳士「說一聲幹，／劃幾根火柴。」陳黎以「他的煙斗和手杖」自況「我的左輪 6 和 7 首 7」，相較於煙霧之中才能回味的煙斗和手杖，充滿殺傷性的左輪和 7 首，想見一種隨時與人對幹的活力，老與少、黑與白有中間地帶嗎？死與生、我與我難道不是「0 歲的老蟬教 0 歲的／幼蟬唱『生日快樂』」，難道不是「企圖轉出第七面」的骰子、在「十三月讀十三經」，在第五個季節看見別人未看過的風景。

陳詞馳騁仍跳脫，格律力革每驚聳。

「陳詞」一經易容語驚四座，坊鞋（便宜的鞋子）也能變出新步，「跳脫」、「驚聳」真正是「陳黎的詞」對於自我聲勢的派遣。

金閣寺

◎陳黎

鈴
鐵鈕
鑿鈕鈕
銓鈕鈕鑽
鈹鈹鈕鈕銘
鈹鈹鈕鈕鈕鈕鈕
鐘鏞銀鏞鉛鏞鈕
鈹鈕鈕鈕鈕鈕鈕鈕鈕
鈹鈕鈕鈕鈕鈕鈕鈕鈕鈕
鐵鏞鈕鈕鈕鈕鈕鈕鈕鈕
鈹鈕鈕鈕鈕鈕鈕鈕鈕鈕鈕
鏞鈕鈕鈕鈕鈕鈕鈕鈕鈕鈕

註：此詩名「金閣寺」，全詩各字刻意貼金。「去金」後字意如下——
「今我立此，以全金中文贊八方吉土，名花奇艾。百虫千童當辰交合，有母不老，良朋同坐，長及少，壯丁、柔女門內共樂。我求舌牙善，身心安，日光月華常存，小川、白鹿各享追奔樂，布衣寬白，秋色任目，足也。」

《一百擊》中另一首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〈金閣寺〉。兼具形狀、顏色與氣味的詩，乍看是另一張〈孤獨昆蟲學家的早餐桌巾〉——當然沒那麼簡單！具備建築之身形而刻意貼金的金閣寺，原名鹿苑寺，是一座落成於 1397 年（應永四年）的日本佛寺，其暱稱源於寺內核心建築「舍利殿」的外牆全以金箔裝飾。就算沒聽過三島由紀夫寫於 1956 年的長篇小說《金閣寺》，大約也知道這座京都名寺。詩人以一己之意言寺，重以「自鑄偉詞」，如同一幅迷之馬賽克拼貼畫，將一人一寺的體驗化作一卷有機的內心風景，光華脫落後的情詩。其間不但「有母不老，良朋同坐（狼朋同厝）」，名花、百虫、千童、壯丁、柔女齊聚，更有小川白鹿親炙，而「我」「求舌牙善」，令「牙痛與新月一夜陣陣增輝」（〈無言歌〉），這樣的滿足，到底是秋色讓眼睛安靜，還是乾脆放縱一半眼睛、一半心靈於季節之色？火星文算甚麼，陳黎自擁手電——金星文，取悅人我，擦亮機智。而機智來自於老調重彈、老調亂彈，擺脫陳舊的生活經驗和感受，造成眾生交響的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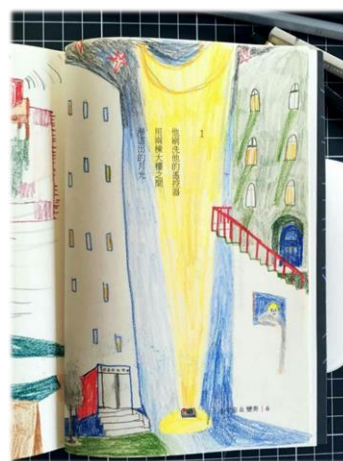
一如詩人先前仿古代格律詩對每行字數限制，自創之有規律的自由詩型「X(±1)言詩」——每行詩句字數是規律的，只在某些詩行做「誤差為正負一個字」（多或少一字）的變化，這些詩行又每每聯結成塊狀——詩人近期所作

之〈藍色一百擊〉、〈一百擊〉、〈四十擊〉、〈米〉等詩，同樣在字數、形狀上追求趣味，並追求聲音、形體的組合與對映，是對文字的敏感或「過動」。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，自戀也許是一張本能的畫紙，在這個基礎上，詩人以鏡子為隱喻去讀，也有一群創作者不敢把鏡子上的布套拿下來。羅智成說「高潮是自戀最根本的形式」；布列松（Robert Bresson）的《扒手》（Pickpocket, 1959）為我們展示了，最完美的偷竊首先是一場藝術，電影中的主人公「深深的自戀像毯子一樣裹著他」，有評論者說「這片好得沒法給分，首先它就不像一部電影，其次他們就不像是一群演員」。羅智成如是，布列松如是，一個自戀者能在積極的觀察和內省中不斷修正自己的面容。

陳黎如是。詩人說每天起床後「搜尋自己過去二十四小時內網路上的訊息」是重要日課之一，「因為太過動、太怕無聊，想知道這世上有什麼與自己有關的新鮮事……」。談及自己「珍惜腦筋在動」這件事，他說「腦筋不停動其實是很尷尬的問題，動很好，但動也很累，因為每個人能力有限」，尤其在經歷病痛之後體悟到「相對、適當的休息是必要的」。病痛送給他一張測驗卷，教他學習「跟不完美共存」。擺盪其間，力圖不讓自己不安的陳黎，發現「神」常常仁慈地以詩附其身，幽微地透露某些助其安身立命的東西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「下筆有鬼神」吧。

物哀

在過往詩作、文章、翻譯中不難發現陳黎對松尾芭蕉、小林一茶等俳句詩人的喜愛，2016年翻譯出版的《疑問集》是智利詩人聶魯達晚年所寫、死後出版的微形傑作，扣撞追索生死造物之謎，神似俳句「頓悟」的概念。陳黎亦曾寫過自稱為「現代俳句」的三行短詩，收錄在詩集《小宇宙》（1993）、《小宇宙 II》（2005-2006）當中。真要我說，這是我會推薦給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鄰居同學……初讀陳黎詩作者闔家皆宜的「入門」，並非單純只是俳句詩體之纖巧輕便、語言自然，往往在三五勾勒間予人諧趣無窮，如同周作人所說頗適現代人之所需。這些詩句留在由「剎那」而賦予「永恆」的時光航行器中，在悲觀的時刻撫慰人心，它是日文說的 wabi-sabi（侘寂），有如「道」之於中國人。傳統茶道珍惜會



這是即將出版的另一個《小宇宙》，陳黎無意間在網路上搜尋到一位來自台中的插畫家，在買來的詩集上作畫，讀著詩，我們彷彿在她的想像中撐開了視野。

（照片提供／陳黎、「吉禾力」的吉浦彌生）

面的緣分，器皿、空間、參加者的心情，「始於一酌，終於一茶」是禪意的表現方式，禪意、茶室乃至一掌在握的茶碗就是一個靜態的空間，都和「圖像」有血緣關係。而在陳黎其他詩作中亦見這樣一以貫之的性格，即「物哀」（物の哀れ：對「物」之感嘆、感觸）的情懷，這是直面詩人，復與其詩疊合之印象，是相談甚歡後最大的驚喜。

前段談到詩人樂於擦亮機智，僅簡單舉例最為所知的圖像詩〈戰爭交響曲〉便可明瞭，此詩只由四字組成：兵，兵，兵，丘，以三個方塊段落的詩節，依序述說（但並非炮製）大軍出征、爭戰傷亡、歸於塵土的因果事件，可說是字的遊樂園中的虛幻戰爭美學。圖像式的靜和動，生和死，聲響畫面，字的脫落，這是衝破語言語法的手舞足蹈，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方式來還原。戰爭有幾多，古今寫戰爭的詩人不勝數，而「物哀」便是感於物而動，「動」是想要還原它的「物」，還原機智。陳黎是熱情非常之人，那股熱情是生之欲，是自嘲之

「到達老度沒有到達高度」（他稱自己是花甲路人、花蓮路人甲），言談間無時不保持一種熱機（heat engine）狀態，我們可以說那是腦筋的過動，而那熱機對外的「輸出功」便是一種動機樸實的詩想／響／響。喜歡靜、但性格動的詩人，嫻熟掌握「機智」的技藝，在詩的語言裏，那並非跳接，只是將樸實的東西給還原回去，而更追索「無法無天」——自古詩之多義。如同那首奪胎自芭蕉之作：

涼鞋走四季：你看到——
踏過黑板、灰塵，我的兩隻腳
寫的自由詩嗎？

結木為筏，到岸捨筏。感到的是赴宴後的寧靜自足。

訪問這天是母親節，星期日下午，光很野，以大片玻璃裝幀的「王記茶鋪」採光良好，客席間喧喧鬧鬧、叫聲泛白，我們從下午三點聊到晚上十點，清甜之詩以及詩中真意，彷彿可食的「擬像料理」。借用陳黎對一茶的讚嘆：「他的俳句時時流露出純真的童心和童謠風的詩句，也流露出他對強者的反抗和憎惡，對世態的諷刺和暴露，以及自嘲自笑的生命態度——一種甘苦並蓄又超然



陳黎今年五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演講後，與張松建教授合影。

曠達的自在。」涼鞋來、涼鞋去，想必下個星期天詩人亦跣著一雙輕便、捧著一腹珠璣，流連於嚼於這條那條街頭巷尾，讓詩句繼續為季節提味、在稿紙上生長，通過我們的閱讀，不斷完成他越獄的日常。